

增进与超越

——一个关于互联网对社会资本影响的研究综述

贺佐成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不管是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者,还是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者,其观点的背后都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Lin 1995,2003)。社会网络(含社区、社团及其他组织)参与情况,可以用来评估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互联网的推广和应用一方面增进了传统形式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又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丰富、补充,甚至超越了传统社会资本的形式。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参与;互联网;社会网络;虚拟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10)02-0027-04

传统的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测量主要关注的是“社区、互动或参与,三者产生社会资本的过程,并不包括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中介的沟通”^{[1]57-58},但是,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网络互动、网络交往、网络娱乐等网络行为的不断增长,人们登录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媒体——电视^①。帕特南曾经认为,过去三四十年,美国社会资本或公民参与的下降,与人们收看电视的增多有关,因为电视的流行,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对于公民参与不再感兴趣^{[2]77-98}。那么,正在超越或者某些地区已经超越电视的互联网,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又如何呢?由于帕特南研究电视对社会资本影响时,互联网才起步,其对社

会的影响,远没有达到今天这个程度。因此,帕特南对此问题,持谨慎的态度,在其著作中表达了一些积极的观点,也提供了一些负面的证据^{[1]101}。目前,除了第一代网络理论家外^②,大多学者对此问题持积极、正面的态度。

一、社会资本解析

林南认为“对于社会资本是上升还是下降,主要取决于如何定义和测量”^{[3]223},此外,还取决于选择哪部分结果来分析。因此,我们应从社会资本的理论说起。

1. 社会资本概念:个体、群体层次的界定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不管是经

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还是政治学领域成果都已经非常丰富了,这些成果主要从个体和群体(含组织)两个层面来分析社会资本。

个体社会资本,分析的焦点是个人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3]166}。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4]。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就是社会资本^[5]。

群体社会资本,分析的焦点是组织、社区或国家如何维持和扩展其社会资本。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帕特

南,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195-196}。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或其特定的群体之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这样的信任也许根植于最小型、最基础的社会团体里,也就是所熟知的家庭,也许可能存在于规模最大的国家,或是其他居于两者之间的大大小的群体中^[7]。

2. 社会网络参与:个体与群体社会资本的交集

从上面可以看出,不管是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简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网络(关系)的投资。这个一般的定义与所有讨论这个有贡献的学者的各种解释是一致的(Bourdieu, 1980, 1983/1986; Putnam, 1993, 1995; Lin, 1982, 1995; Coleman, 1988, 1990; Ports, 1998)。这里的市场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劳动的或社区的”^{[3]18}。也就是说,不管是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还是群体或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都来自于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对于此观点,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者是支持的,关键是如何从群体层面把社会资本的这一内涵讲清楚。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重复的囚徒困境游戏的产物,社区成员之间重复互动将产生促进合作行动的规范、网络和信任。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Putnam, 1993, 1995)。

根据帕特南的观点,“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的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对你,希望你和其他人也这样地回报我”,“公民参与网络也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赖的信息”,“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后者未来协作的文化模式”^{[6]107-131}。公民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也有利于公民参与网络的发展。可见,与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相比,公民参与网络在群体社会资本形成中更具根本性作用。换句话说,帕特南所陈述

的社会资本(不管是社会信任,还是社会规范)的产生都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网络参与行为。这正如边燕杰所指出的,“虽然(社会资本)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8]。

3. 观察和测量互联网影响社会资本的途径:社会网络(关系)参与

社会网络参与是个体社会资本和群体社会资本研究者的一个交集,它不仅包括了,个人与个人关系的产生,也包括了个人参与群体(社区、社团、政治等组织)的社会关系。因此,社会网络参与既可以用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也可以用来测量群体社会资本。

帕特南在论述电视对美国社会资本的影响时,其论点就是电视减少了人们对家庭、朋友、社区、社团、政治活动等的参与。在此,我们在观察和测量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时也比照这一标准,即以互联网对社会网络参与的影响来测量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作用。

二、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根据上面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包括信任、规范)和衡量的标准——社会网络参与,我们可以从已有的研究当中看到:互联网,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所形成的虚拟社区对社会资本的促进作用。

(一) 互联网增进传统形式的社会资本

2006年,Pew[®]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家庭、朋友和社区:互联网关系的力量》。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了互联网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而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互联网上,减少了和朋友见面、通过电话等传统方式和朋友交流来保持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

1. 促进家庭和邻里关系

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最基本的形式是家庭”^{[2]193}。互联网在维持和促进家庭与邻里关系方面发挥着作用。Pew通过对1995、2000、2006年网络

调查比较表明,人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电子邮件、视频等互联网工具与家人保持联系。

主要表现在:一是维持远距离的关系。一直以来,电子邮件是那些相距甚远的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比电子邮件更高级的技术是网络摄像头。二是建立新家庭,通过互联网收养小孩。据美国费城的全国领养中心的行政长官卡罗琳·约翰逊所述:我们切身体会到互联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减少了收养的障碍。三是增进邻里关系,互联网有利于增长邻里之间的关系。汉普顿和韦尔曼研究了位于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名为网络乡的地方。他们发现,与非用户(认识8个邻居)相比,在线用户(认识25个邻居)的联系更广泛地遍及地区。

2. 促进政治参与

参与政治活动是社会网络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从政治视角研究社会资本入口,同时也是帕特南考察社会资本的关键指标。“互联网并未使人们陷入恐慌中,也没有培养不关心政治的孤立者,而是激发那些已经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以一种新而有力的方式追求他们的抱负”^[9]。Pew互联网研究中心在1996年和2000年美国大选时期通过对在线用户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互联网信息更方便快捷的比45%:56%,其他媒体不能提供足量信息(53%:29%)。最后结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与在线政治意识的提高相关,互联网不但没限制传统形式的政治活动,反而还为大量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搭建了平台^[10]。

3. 促进社区和社团参与

随着互联网日渐普及以及人们对互联网日益熟悉,用户倾向于加入更多的社区组织。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更容易、更便捷地找到自己喜欢参与的虚拟社区和社团。在线社区的参与者尽管互不相识,但由于他们存在极大的共性,因而能接纳他人、产生兴趣和袒露心声^[11],也易于参加网络社区所组建的各种兴趣小组,甚至政治社团。詹姆期·E·凯茨、罗纳德·E·莱斯,通过对互联网用户和非用户进行比较发现,1995年和2000年在参与三类组织(宗教、休闲和社区)中至少

一类组织的成员之间互联网用户超越了非用户。

(二)对传统形式的社会资本的补充

“通过互联网所构建出来的在线关系,与传统的现实社会(离线关系)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我们最好把互联网社区看作物理社区的一种补充而不是完全的替代品或是重复”^[12]。由于网络时空(场域),与传统的人类交往场所相比,对于主体来说具有相对的隐密性(身体缺场所形成的)、便捷性、超时空等特性。这种场域特性使“我们处在一个新空间概念之中,亲身的和虚拟的彼此影响,为新式的社会化、新生活方式和新社交组织形式提供成长的土壤”^[13]。

1.互联网激发超越本地区域的活动

传统形式的社会资本往往受限于地域限制,网络互动凭借其对时空的超越实现了“无缝交往”,“一来延伸了人际关系所及的范围使得人际关系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二是计算机网络增加了我们认识各式各样的人的可能性。亦即,我们所说的网络可以拓展个人的人际关系,在于我们可以凭借网络跟原来就认识的朋友保持联系,还能使得陌生人之间有互相接触与建立关系的机会,甚至进一步与网络上的陌生人发展成为好朋友或恋人”^[14]¹⁵¹⁻¹⁵⁵,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内容和自己所关心的所有对象同时进行交流^[15](童星、罗军,2001)。

2.互联网扩充社区参与形式

给传统社区概念带来新的意涵。由于出现了新的技术,并且有新的证据支持社会互动和社会纽带,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社区。网络空间参与能够创造其他社区,这些社区与我们所熟悉的物理社区同样有价值 and 用处(Pool,1983;Rbeingold,1993;Sudweeks,Mclaughlin & Rafacli,1998)。首先,大量例子(比如与中介人物产生超社会的互动、电台谈话节目,还有那些在线讨论群组中的情感支持)都支持社会互动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并不假设中介关系一定是短暂的、非个人的和欺骗性的。其次,尽管许

多人担忧在线关系会导致孤立,但是,新媒体可能理解具有“改变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性质”这样的特征(Cerulo,1997)。

3.网络空间社区可能会充满活力且是支持性的

实际上,虚拟社区可能会变成“一场反霸权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边缘化的群体能够在互联网上找到表达的空间,在互联网上,他们能找到有着相同目的的人,自由言谈,休戚与共”^[16]。

有经验的互联网用户可能寻找到更多的在线支持,对他们的互动和沟通满意,而且,与离线交往相比,他们与人进行在线联系的能力要强得多,从而通过这些能力建立新的关系。据2000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有900万人,或换言之将近3%的美国人,加入在线或离线互助小组(Davision,Pennebaker & Dickerson,2000)^[142-44]。

4.更加轻松地营造共享信息和社区呼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9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78.5%的网民经常在网上与他人分享知识。网民的互助行为有利于促进知识传播、生产和生活效率提高,营造健康积极的上网环境。相对于物理社区,在线社区能促进更广泛的信息共享,因为它会轻松地把有用的或幽默的信息转发给第三方。信息五彩缤纷,个人为在线社区提供信息礼品的成本远远低于获得多数其他参与者所提供的大量信息礼品的潜在回报(Katz & Rice,2002)^[17]。

5.超越性格规律构建社会网络

对于所有互联网用户而言,不管其现存的社交模式如何,也不管其性格上外向的程度如何,互联网总体来说似乎产生更多的社会互动。克劳特的研究结果相矛盾。他发现“富者恒富”的现象,也就是外向的人能够藉由信息比内向的人获得更多的社会联系,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贫者变富”的现象”,也就是说,与从不上网的内向相比,同样内向的上网者也会借此信息增加他们的社会联系(Katz & Rice,2002)。

6.构建和催生弱关系

格兰诺维特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交往时间、情感密切性、熟练程度以及互惠服务,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指出在强关系中,信息被重复传统的可能性会增加,信息共享。在弱关系中,信息来自不同的群体,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比较了虚拟社区和传统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现大多数人际联系属于弱联系,这些弱联系是信息、支持与伙伴关系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而网络的特性可以协助这些弱联系的扩张。网络纽带可能存在于网络空间中,但它们依然代表着人们针对共同的兴趣、支持、社交和身份相互联系的场所。另外强势的家庭纽带相比,在线社区所建立的弱势纽带可能提供更好的、不同种类的资源(Wellman,2000)^[18]。

(三)小结

互联网不仅提供不同的沟通形式和规模,还能够带来传统沟通渠道无法实现的各种好处。它联结着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它不是面对面的一对一交流,也不是其他媒体所呈现的一对多的途径,它支持诸如一人——几人、一人——多人、几人——多人等任何一种网络形式^[14]¹⁵¹⁻¹⁵⁵。信息寻求者把互联网当作电子高速公路或数字图书馆加以利用,强调下载、文件传输等工具。社会沟通者更多地把互联网当作咖啡厅、保龄球和晚餐聚会,他们重视的工具包括聊天、即时通讯、新闻组、有组织的门户网站和邮件列表服务等。也就是说互联网通过集体互动促进社会资本的功能远胜于其通过个人化信息寻求激发内省的功能(Katz & Rice,2002)。

总的来说,互联网并不直接促进或损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当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互联网时创造出的一种副产品。对某项事业的积极和自愿参与可以是自动的、有针对性的。用户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社会资本(即社会联系网络和组织性参与),其动机是满足个人利益或渴望自我表达。他们也创造集体社会资本,其动机是利他主义(即认为公共产品要比单纯的个体利益让更多的人受益)以及发展和维持在线社区这一过程的简单化。

就像任何一种技术和人类一般行为一样,互联网也可用于破坏性和伤害性的目的。如在一些情况下,某些人遭遇不公平待遇,被剥夺了登录上网的权利。互联网所带来的“数字区隔”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分层。一些网络成隐者确实沦落到寂寞与孤立的地步,等等。尽管这些负面效应是不幸的,但互联网是对普通生活的反映或更精确来说是一种延伸(Katz & Rice,2002)。

三、研究走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9 年 7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3.38 亿人,普及率达到 25.5%”^[19]。中国网民规模依然保持快速增长之势。就全球而言,互联网的态势也在持续增长。互联网对人们的影响随之也会继续拓宽和加深。

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证明互联网给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效应。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并且随着新的变化,有新的研究需求。笔者认为未来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会出现以下走势:

1. 互联网对传统地域性的社会资本的影响。随着城市虚拟社区的增多,人们更倾向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构建互联网社会网络。这一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城市虚拟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模式如何?通过城市虚拟社区的参与达到对城市市政建设的参与,其运行模式又是什么?

2. 互联网超越地域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扩张到全球性的情况下,人们如何通过互联网来参与全球性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对于个体来讲如何寻求跨国的社会网络支持,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3. 虚拟社区中社会资本的生成过程?参与虚拟社区活动,是如何催生虚拟社区的规则与信任?规则和信任的形成又如何影响虚拟社区社会资本的发展。

4. 如何有效地测量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或者如何测量虚拟社区中社会资本的存量?

5. 互联网对于促进我国社会资本

的形成和积累的,进而促进市民社会发展和公民精神形成的作用如何?如何使群体社会资本形成从作为个人上网的副产品到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行为? □

注释:

① 2007 年,IBM 商业价值部在全球范围内做了调查研究。在世界范围内,1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天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是 6 小时或更多,相比较而言,只有 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电视上花费更多的时间。

② 第一代理论家是指以 John-PewBarlow 和 ToddLapin 为代表的早期互联网研究者,见[美]劳伦斯·莱格斯.代码[M].中信出版社,2004。

③ 美国互联网调查机构“佩尤公众与媒体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the Press,以下简称 Pew)。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R·E·Rice, Katz, J·E. The internet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1: 57-58.
- [2] 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C].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00.
- [3] [美]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3.
- [4] 包亚明. 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02.
- [5] [美]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354.
- [6] [美] 罗伯特 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王列, 赖海荣,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7] [美] 法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M]. 北京: 远方出版社, 1995: 35.
- [8] 边燕杰. 社会资本研究 [J]. 学习与探索, 2006(2): 39.
- [9] Davison, P., Pennebaker, J., & Dickerson, S. Who talk?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llness support group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 (2): 165.
- [10] Men and women communicate online differently [DB/OL]. (2009-08-09) <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05/How-Women-and-Men-Use-the-Internet/07-Functions-of-the-Internet/02-Communications.aspx?r=1>.
- [11] Turner et a, 2001: 234.
- [12] Sudweeks, F. Mclaughlin, M., & Rafaeli, S. (EDS.) Network and netplay: Virtual groups on the Internet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89.
- [13] [美]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 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66-504.
- [14] 郭玉锦, 王欢. 网络社会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15] 童星, 罗军. 网络社会: 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5): 21-24.
- [16] Johnson, L. Point, click, politics. Charlotte Observer, Retrieved [DB/L]. (2001-08-11). www.aristotle.com/article.asp?id=032500&=3/25/00&ff6600. August 11, 2001.
- [17] Kapor, M. Where is the digital highway really heading? The cause for a Jeffersonian information policy [J]. Wired, 2002(1): 03, 53-59, 54.
- [18] Webster, F.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J].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 [DB/OL]. (2009-07-16). <http://research.cnnic.cn/html/1247710466d1051.html>.

(下转第 13 页)

Research of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by a Group of Farmer to Live

QIAO Gui-yin

(The Party School of Nantong Committee of CPC, Nantong Jiangsu 226007, China)

Summary: At present, concentrated in rural areas live mainly in the form of land lease, homestead replacement, exchange, encourage farmers to enter the city. Living in rural areas focus on construction land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habits, lack of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legal policy has many restriction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must be bold to carry out the rural land system innovation, we must actively promote the merger of the village group,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respect the will of peasants, and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concentrated; construction land; homestead; collective economy

CLC number: 321.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0166(2010)02-0009-05

(上接第 30 页)

Promotion and Excess

—An literature review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ternet

HE Zuo-che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Ethic and Sociol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hether the individual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ers, or groups of levels of social capital researchers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social networks (Lin 1995, 2003).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social capital. Existing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Internet has enhanced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one hand, traditional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rich, supplement, or even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social participation; social network; virtual community

CLC number: C912.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0166(2010)02-0027-04

(上接第 37 页)

The Plight of U.S. and Japanese Automobile Giants and China'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New Energy Automobile

LEI M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orecast,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U.S. and Japanese automobile gia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it outlines the reasons for producing the plight. This is mainly because of big companies disease, a single source for corporate profits, the slow pa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ring and upgrading and so on.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automobile requirements for the new energy, and it looks into the future prospect of new energy automobiles.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about China's new energy automobile development are explored too.

Key words: financial crisis; automotive industry; new energy

CLC number: F279.2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0166(2010)02-0035-03